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一至四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二

列傳

唐五十一

段秀實 劉海賓 顏真卿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隴州刺史留為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

易之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授西安府別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為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伏虜師熸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李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之秀實切責嗣業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為副嗣業為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為

義王友允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内署秀實無懷州長史知州事無留後時師老財匱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内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權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

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陜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内時公廪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惡少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秀實自州至府

請為都虞候以巳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

罪且及副元帥令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

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
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
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
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
將尹少榮頗剛骾入駡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
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
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
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

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歷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别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

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食匱邪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頳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奏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頳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十三年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

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賜第一區實封百户還鎭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刼之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之按新書召為司農卿句下叙次欠明今從通鑑改輯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

開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沘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陰結左騎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同謀殺沘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按舊書及通鑑俱云秀實陰結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等三人新書則敘劉海賓姚令言何明禮為三人考靈岳于秀實追兵事覺甘心承罪而死應與秀實有同志而令言繼從沘黨新書敘次前後自相矛盾今從通鑑改輯會源休教沘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

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賔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旻兵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𧾷戔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賔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

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恨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

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親銘其碑太和中子伯倫始立朝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孫嶷文楚珂知名嶷自鄭滑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為雲州防禦使為李克用所殺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

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為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

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
光國紿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
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
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眞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氏躬
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
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
不決天且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

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洌奏為東都採訪判
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
安祿山謀逆真卿度必反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
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
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
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
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

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㟁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鋭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詔即拜戸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

銑實載沈震為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
使郡人李蕚來乞師眞卿為出兵六千知蕚材因謂曰
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蕚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
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嶃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
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嶃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
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
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眞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
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

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絶平原救軍眞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眞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為質頗甫十歲軍中固留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眞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㟧勸眞卿收景城鹽使

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禄山乘虚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鋭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徳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為達識又言春秋新宫災

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
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為馮翊太守轉蒲州
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
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眞卿豫飭戰備都統李
峘以為生事因召為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
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
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
郎除荊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陜還眞卿請

先謁陵廟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今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

從此人不奏事天下之士鉗口結舌陛下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眞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眞

卿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嫚罵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眞卿不從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眞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

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
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
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希烈乃拘真卿守
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
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
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
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
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

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按舊書年七十七嗣曹王臯聞之泣下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

司徒謚文忠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敕書授顔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一